

格致餘論序

素問載道之書也詞簡而義深去古邇遠術方
錯簡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讀學者以易心
求之宜其茫若望洋淡如嚼蠟遂直以為古書
不宜於今曆而弃之相率以為局方之學間有
讀者又以濟其方救漫不之省醫道隱晦職此
之由可嘆也震昌三十歲時因母之患脾疾衆
工束手由是有志於醫遂取素問讀之三年似
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藥而愈因進念先
子之內傷伯考之醫問叔考之鼻血如弟之理

痛室人之積痰一皆歿於藥之誤也。以信推裂
痛不可追然猶慮學之未明至四十歲復取而
讀之顧以質鈍遂朝夕鑽研缺其所可疏通其
所可通又四年而得羅太無諱知悌者為之師
因見河間戴人東垣海藏諸書始悟濕熱相火
為病甚多又知醫之為書非素問無以立論非
本草無以立方有方無論無以識病有論無方
何以模倣夫假說問荅仲景之書也而詳於外
感明著性味東垣之書也而詳於內傷醫之為
書至是始備醫之為道至是始明由是不能不

致疑於局方也局方流行自宋迄今閩間南北
翕然而成俗豈無其故哉徐而思之濕熱相火
自王太僕注文已成湮沒至張李諸老始有發
明入之一身陰不足而陽有餘雖諄諄然見於
素問而諸老猶未表章是宜局方之盛行也震
昌不揣蕪陋陳於編冊并述金匱之治法以證
局方之未備間以己意附之於後古人以醫為
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餘論未
知其果是否耶後之君子幸改而正諸

格致餘論目錄

飲食色欲箴序

飲食箴

色欲箴

陽有餘陰不足論

治病必求其本論

瀉脉論

養老論

金華 朱彥備

夏月大暑內論

豆瘡陳氏方論

痛風論

痰瘡論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大病不守禁忌論

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面鼻得冷則黑論

胎自墮論

難產論

難產胞損淋瀝論

胎婦轉胞病論

乳硬論

受胎論

人迎氣口論

春宜論

醇酒宜冷飲論

痺疽當分經絡論

痺疽當分經絡論

鼓脹論

疝氣論

秦桂元論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水或紫或黑論

石膏論

脉大必病進論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太僕章句

新定章句

倒倉論

相火論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茹淡論

吃逆論

房中補益論

天氣屬金說

張子和攻擊手注論

格致餘論目錄

格致餘論

色欲箴序

金華

身

禮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子每思之男
女所關甚大飲食之欲於身尤切世之
淪胥陷溺於其中者蓋不少矣苟志於道必
先於此究心焉因作飲食色欲二箴以示弟
姪并告諸同志云

飲食箴

人身之資。母遺體為口。身陷旨。是入

此身飢渴不與迺作飲食以述其志。雖彼明者
因縱口味五味之過，疾病蜂起，病之生也。其機
甚微，饒涎所牽，忽而不思病之戒也。飲食俱廢，
憂貽父母，醫禱百計，山野負賤，淡薄是諳，動作
不喪，此身亦安。均氣同體，我獨多病，悔悟一萌，
塵開鏡淨，曰：節飲食，易之象辭。養小失大，孟子
所譏。口能致病，亦敗爾德。守口如瓶，服之無斃。

色欲箴

惟人之生，與天地參。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為
夫婦，生育攸寄。血氣方剛，惟其時矣。成之以禮，
接之以時。父子之親，其要在茲。賤彼昧者，徇情
縱欲，惟恐不及。濟以燥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
陰平陽秘。我體長春，血氣幾何。而不自惜，我之
所生，翻為我賊。女之耽兮，其欲實多。閨房之肅，
門庭之和。士之耽兮，其家自廢。既喪厥德，此身
亦瘁。遠彼帷薄，放心乃收。飲食甘美，身安病瘳。

陽有餘陰不足論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
為血。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為
萬物父母，大也。為陽而重，來地之外也。居天

之中為陰之太氣舉之日實也亦
水月之外月缺也屬陰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
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之盈夫收人之生也
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
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
可與陽氣為配以能成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
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
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注曰惟五十然後
養陰者有以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
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

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於三才
年之視聽言動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
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經曰陽
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
道虛又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觀
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至閉藏者腎也司
踈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
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
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
而踈泄矣所以聖賢只是做人收心養性其行

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以之王
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
火大旺火為肺金之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
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
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於資
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
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
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
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
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欲以戕賊

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
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
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為一月
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
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
為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
一日之虛今日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痛脚軟食
少體熱仲景謂春夏秋冬差而脈弦大者正
世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
夫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墮壞興言

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所啟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盛於體聲音之盛於耳顏色之盛於目馨香之盛於鼻誰是鐵漢心不為之動也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治病必求其本論

病之有本猶草之有根也去葉不去根草猶在也治病猶去草病在臟而治腑病在表而攻裏非惟戕賊胃氣抑且資助病邪醫云乎哉族叔

祖年七十稟甚壯形甚瘦夏末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應予視之曰病雖久而神不悴小便澀少而不赤兩手脉俱澀而頰弦自言曷微悶食亦減因悟曰此必多年沈積滯在胃腸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鯉魚三年無一日缺予曰積痰在肺肺為大腸之臟宜大腸之本不固也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陳皮青葱鹿首根生薑煎濃湯和以沙糖飲一碗許自以指探喉中至半時辰吐痰半升許如膠是夜減半次早又飲又吐半升而利止又與平胃散加白

木黃連旬日而安東陽王仲延遇諸途來告曰
我每日食物必屈曲自鬲而下且硬澀作微痛
它無所苦此何病脉之右甚瀯而關尤沈左却
和子曰汗血在胃脘之口氣因鬱而為痰此必
食物所致明以告我彼亦不自覺予又曰汝去
臘食何物為多曰我每日必早飲點剝酒兩三
盞逼寒氣為製一方用韭汁半銀盞冷飲細呷
之盡韭葉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又一隣人年
三十餘性狡而躁素患下疔瘡或作或止夏初
患自利鬲上微悶醫與治中湯兩貼昏悶若死
片時而甦予脉之兩手皆瀯重取略弦似數予
曰此下疔瘡之深重者與當歸龍會丸去麝屑四
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半夏加黃連芍藥川
芩生薑煎五六貼而安彼三人者俱是瀯脉或
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別不求其本何以議藥

瀯脉論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
行六寸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
一十丈此平人血氣運行之定數也醫者欲知
血氣之病與不病非切脉不足以得之脉之狀

不一載於脉經者二十有四浮沈芤滑實澹紫
洪微緩瀦遲伏濡弱數細動虛促結代革散其
狀大率多兼見人之為病有四曰寒曰熱曰實
曰虛故學脉者亦必以浮沈遲數為之綱以察
病情此不易之論也然瀦之見固多虛寒亦有
痼熱為病者醫於指下見有不足之氣象便以
為虛或以為寒孟浪與藥無非熱補輕病為重
重病為死者多矣何者人之所藉以為生者血
與氣也或因憂鬱或因厚味或因無汗或因補
劑氣騰血沸清以為濁老痰宿飲膠固雜糅脉

法且澀不能自行亦見瀦狀若重取至骨奉似
有力且帶數以意參之於證驗之形氣俱有熱
證當作痼熱可也此論為初學者發圓機之士
必以為贅東陽吳子方年五十形肥味厚且多
憂怒寐常沈瀦自春來得痰氣病醫認為虛寒
率與燥熱香竄之劑至四月間兩足弱氣上衝
飲食減召予治之予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
證作矣形肥而脉沈未是死證但藥邪太盛當
此火旺實難求生且與竹瀝下白木青盡二介
氣降食進一月後大汗而死書此以為諸醫覆

輟戒云

養老論

人生至六七十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事已
有熱證何者頭昏目眩肌痒溺數鼻燥牙落涎
寐少足弱耳曠健忘眩暈腸燥面垢髮脫眼
花久坐兀睡未風先寒食則易飢咳則有淚但
是老境無不有此或曰局方烏附丹劑多與老
人為宜豈非以其年老氣弱下虛理宜溫補今
子皆以為熱烏附丹劑將不可施之老人耶余
澆之曰奚止烏附丹劑不可妄用至於好酒贖

肉濕麵油炸燒炙煨炒辛辣粘滑皆在所忌或

曰子何愚之甚耶甘旨養老經訓具在為子為

婦甘旨不及孝道便虧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將

有說以通之乎願聞其略予愀然應之曰正所

謂道並行而不悖者請詳言之古者井田之法

行鄉閭之數與人知禮讓比屋可封肉食不及

幼壯五十纔食肉強壯恣養比及五十疾已

蜂起氣耗血竭筋柔骨痿腸胃壅閉涎沫充溢

而況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十後陰不足以

配陽孤陽飛散越因天生胃氣尚爾留連又

藉水穀之陰故羈縻之定耳所陳前證皆是血
少內經曰腎惡燥為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
之人若防風半夏蒼朮香附但是燥劑且不敢
多況烏附丹劑乎或者又曰一劑何方悉是溫
熱養陽吾子之言無乃妄乎予曰局方用煖
劑為劫濕病也濕得燥則豁然而收局方用煖
劑為劫虛病也補腎不如補脾脾得溫則易化
而食味進下維暫虛亦可少回內經治法亦許
用劫正是此意蓋為質厚而病淺者設此亦濡
者用權之意若以為經常之法豈不大悞彼老

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淺其本亦
易以撥而可以劫藥取速效乎若夫形肥者血
少形瘦者氣實間或有可用劫藥者設或失手
何以取救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烏附
丹劑其不可輕餌也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
夫老人內虛脾弱陰虧性急內虛胃熱則易飢
而思食脾弱難化則食已而再飽陰虛難降則
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動皆成廢漸百不如
意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頃孫亦是動輒扼腕况
未必孝順乎所以物性之熱者炭火製作者氣

之香辣者味之甘膩者其不可食也明矣雖然
腸胃堅厚福氣深壯也俗觀之何妨奉養縱
口固快一時積久必為災害由是觀之多不如
少少不如鮮爽口作瘡厚味措毒前哲格言猶
在人耳可不慎歟以曰如子之言殆將絕而不
與於沒安乎子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
姑息況施於所首者哉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
以致疾若以所嗜轉為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謂
孝與敬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好生惡死好安
惡病人之常情君子為孫必先開之以義理曉

之以物性旁譬曰前陳說利害意誠辭確一切
以敬慎行之又曰以身先之必將有所感悟而
無扞格之逆矣君子所謂絕而不與施於有病
之時尤是孝道也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
進某物不食某物代之又何傷於孝道乎若夫
平居閑話素無開導誘掖之言及至飢腸已鳴
饑涎已動飲食在前馨香撲鼻其可禁乎經曰
以飲食忠養之忠之一字恐與此意合請勿易
看過予事老母固有悅於古者然母年踰七旬
素多痰飲至此

大便燥結時以
以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為粘
痰發為脇瘡連日作楚寐興墮獲為之子者置
身無地因此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進參朮等
補胃補血之藥天令加減遂得大腑不燥面
色瑩潔雖覺瘦終是無病老境得安職此之
由也因成一方原參朮為君牛膝芍藥為臣陳
皮茯苓為佐春川芎夏加五味黃芩麥門冬
冬加當歸身倍薑一日或一貼或二貼聽其
小水纔寬短少道此藥小水之長如舊即是

卻病捷法後到
十以後稍覺不
貼而止後九十
以求是正

功因聞老何安人性聰敏七
仗却粥數日單進人參湯數
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

慈幼論

人生十六歲以前血脉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將
圓惟陰長不足腸胃尚脆而窄養之之道不可
不謹童子不衣裘帛前哲格言具在人耳裳下
體之服帛溫軟甚於布也裘皮衣溫軟甚於帛
也蓋下體主陰天涼則陰易長得溫煖則陰

暗消是以下體不與帛綸交厚溫煖之服恐防
陰氣實為確論血氣俱盛食物易消故食無時
然腸胃尚脆而窄若稠粘乾硬酸鹹甜辣一切
魚肉木果濕麵燒炙燥炒但是發熱難化之物
皆宜禁絕只與乾柿熟菜白粥非惟無病且不
縱口可以養德此外生果味鹹乾柿性涼可為
養陰之助然栗大補柿大澀俱為難化亦宜少
與婦人無知惟務姑息畏其啼哭無所不與積
成痼疾雖悔何及所以富貴驕養有子多病迨
至成人筋骨柔弱有疾則不能忌口以自養居

喪則不能食素以盡禮小節不謹大義亦虧可
不慎歟至於乳子之母尤宜謹節飲食下咽乳
汁便通情欲動中乳脉便應病氣到乳汁必凝
滯兒得此乳疾病立至不吐則瀉不瘡則熱或
為口糜或為驚搐或為夜啼或為腹痛病之初
來其溺必甚少便頃詢問隨證調治毋安亦安
可消患於未形也夫飲食之擇猶是小可乳母
稟受之厚薄情性之緩急骨相之堅脆德行之
善惡兒能速肖尤為關係或曰可以已矣曰未
也古之胎教具在方冊愚不必贅若夫胎孕致

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醫所不知兒之在胎與
母同體得熱則俱熱得寒則俱寒病則俱病安
則俱安母之飲食起居尤當慎密東陽張進士
次子二歲滿頭有瘡一日瘡忽自平遂患痰喘
予視之曰此胎毒也慎勿與解利藥衆皆愕然
予又曰乃母孕時所喜何物張曰辛辣熱物是
其所喜因口授一方用人參連翹芎藭連生甘草
陳皮芍藥木通濃煎沸湯入竹瀝與之數日而
安或曰何以知之曰見其精神昏倦病受得深
決無外感非胎毒而何子之次女形瘦性急體

本有熱懷孕三月適當夏暑口渴思水特發小
熱遂教以四物湯加黃芩陳皮生甘草木通因
懶於煎煮數貼而止其後此子二歲瘡痍遍身
忽一日其瘡頓愈數日遂成痲瘡予曰此胎毒
也瘡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於孕時確
守前方何病之有又陳氏女八歲時得痲病遇
陰雨則作遇驚亦作口出涎沫聲如羊鳴予視
之曰此胎受驚也其病深痼調治半年病亦可
安仍須淡味以佐藥功與燒丹元絳以四物湯
入黃連隨時令加減半年而安

夏月伏陰在內論

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機
根於外者曰氣血萬物同此一氣入靈於物形
與天地參而為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
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降亦降氣沈亦沈人與
天地同亦橐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
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已月六陽生
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
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經曰夏月
經滿地氣溢滿入經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氣

在肌肉所以表實表實者裏必虛世言夏月伏
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看其悞甚
矣或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
暑病有玉龍丸大順散桂苓丸單煮良薑與縮
脾飲用草果等皆行溫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
甚也予曰春夏養陽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
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若夫涼室水館大扇
風車陰水寒泉果冰雪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
溫熱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實非為內伏陰而用
之也前哲又謂升降子月一陽生則順之寒熱溫涼則

逆之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安投溫熱寧免實實
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
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
地下也四陽碍於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
陰冷之有孫真人製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
虛而何

豆瘡陳氏方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苟讀其書而不
知其意求適於用不可得也豆瘡之論錢氏為
詳歷舉源流經絡明分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

之法而又證以論辯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
學者讀而用之如求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
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為無窮之應用也
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倉卒之際
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書而廢之
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學不
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
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熱補劑其詞確其文簡
權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為錢氏不及陳氏遠
矣或曰予以陳氏方為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

備論雖然亦可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歸重於太陰一經蓋以手太陰屬肺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而易於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官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朮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而與之中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熱虛實率投木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悞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

向導有監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朮參芪等率有監制輔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耳然其用涼寒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略聞端緒未曾深及痴人之前不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推廣而用雖然渴者用溫藥瘳塌者用補藥自陳氏發之迨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為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輩當有寒而虛固是為當虛而未必寒者其為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挾寒而豆瘳者其用燥熱補之固

其宜也今未挾寒而用一偏之方寧不過於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實未敢換其成方也試舉一二以證之從子六七歲時患豆瘡發熱微渴自利一小方脉視之用木香散每貼又增丁香十粒予切疑焉觀其出遲固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熱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急止之已投一貼矣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解丁香之熱利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癩與涼劑調補踰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六

七歲發熱而昏目無視耳無聞兩手脉皆豁大而略數知其為勞傷矣時里中多發豆者雖不知人與藥則欲與粥則食遂數參芪當歸白朮陳皮大料濃煎與之飲至三十餘貼豆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濃泡身無全膚或曰病勢可畏何不用陳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虛耳無寒也只守前方又數十餘貼而安後詢其病因謂先四五日恐有出豆之病遂極力撻撻連日出汗甚多若用陳氏全方寧無後悔至正甲申春陽氣早動正月間邑間豆瘡不絕一家卒投陳氏

方童幼死者百餘人雖由天數吾恐人事亦或未之盡也

痛風論

氣行脉外血行脉內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則行遲而不及得熱則行速而太過內傷於七情外傷於六氣則血氣之運或遲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風者大率因血受熱已自滯騰其後或飲冷水或立濕地或扇取涼或臥當風寒涼外搏熱血得寒汗濁凝滯所以作痛夜則痛甚行於陰也治法

以辛熱之劑流散寒濕開發腠理其血得行與氣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數種治法稍異謹書一二以證予言東陽傅文年踰六十性急作勞患兩腿痛甚動則甚痛予視之曰此兼虛證當補血溫血病當自安遂與四物湯加桃仁陳皮牛膝生甘草煎入生薑研潛行散熱飲三四十貼而安又朱宅閩內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風摩手縮數月醫禱不應予視之曰此挾痰與氣證當和血疎氣導痰病自安遂以潛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殼延草陳皮桃仁薑汁

煎服半年而安又鄰鮑六年二十餘因患血痢
用澀藥取效後患痛風叫號撼鄰予視之曰此
惡血入經絡證血受濕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
留帶隨道所以作痛經久不治恐成偏枯遂與
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苓陳皮生甘草煎
入生薑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與刺
套中出黑血迹三合而安或曰比見鄰人用草
藥研酒飲之不過數貼亦有安者如子之言類
皆經久取效無乃太迂緩乎予曰此劫病草藥
石上采石絲為之君過山龍等症之皆性熱而

燥者不能養陰却燥濕病之淺者濕痰得燥
則開熱血得熱則行亦可取效彼病深而血少
者愈劫愈虛愈劫愈深若來之病是也子以我
為迂緩乎

痰瘡論

內經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必有痰瘡痰瘡者
瘡也以其隔兩日一作纏綿不休故有是名前
賢具有治法然皆峻劑有非稟受性弱與居養
所移者所宜用也惟許學士方有用參芪等補
劑而又不曾深論後學難於推測曰見近年以

來五十歲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元者欲縱恣
十倍於前以弱質而得深病最難為藥。始悟當
山烏梅磁石等為劫痰之劑。若誤用之。輕病為
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陰。受病也。作於
子午卯酉日。少陰瘡也。作於寅申巳亥日。厥陰
瘡也。作於辰戌丑未日。太陰瘡也。瘡得於暑當
以汗解。或涼臺水。閣陰木冷地。他人揮扇。泉水
澡浴。汗不得泄。鬱而成痰。其初感也。胃氣尚強
全不自覺。至於再感。潛然無知。又復恣意飲食
過分。勞動竭。力房事。胃氣大傷。其病乃作。深根

固蒂宜其難愈病者。欲速愈。甘辛峻劑。醫者欲
急利。遂便將投。殊不知感風感暑。皆外邪也。當
以汗解。所感既深。決非一二升汗可除。亦有胃
氣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復觸胃。舊邪未
去。新邪又感。展轉沈滯。其病愈深。况來求治者
率皆輕試。速效劫病之藥。胃氣重傷。吾知其難
免於禍矣。由是甘為遲。鉞範我馳驅。必先與參
朮陳皮芍藥等補劑。輔以本經之藥。惟其取汗
若得汗而體虛。又須重用補劑。以助之。俟汗出
通身下過。委中方是佳兆。仍教以淡飲食。省出

入避風就溫遠去惟薄謹密調養無有不安若感病極深雖有大汗所感之邪必自臟傳出至腑其發也必亂而失期亦豈是佳兆故治此病春夏為易秋冬為難非有他也以汗之難易為優劣也或曰古方用砒丹烏梅常山得效者不為少子以為不可用乎予曰腑受病者淺一日一作間一日一作者是胃氣尚強猶可與也彼三日一作者病已在臟矣在臟者難治以其外感猶可治也而可用劫藥以求速效乎前歲憲僉詹公稟甚以形甚強色甚倉年近六十二月

得痰瘡君子相之知其飲於醴肥者告之曰須遠色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從旁曰此易耳數日可安與劫藥三五貼病退旬日後又作又與又退綿延至冬病猶未除又來求治予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又天寒汗未透遂以白朮粥和丸與二斤令其遇飢時且未食取一二百丸以熱湯下只與白粥調養盡此藥當大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多但藥略有加減不必盡述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下論

凡言治國者多借醫為喻仁哉斯言也真氣民也病邪盜賊也或有盜賊勢頭剪除而後已良相良將必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滅輕妄則吾民先困於盜次困於兵民困而國弱矣行險僥倖小人所為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請舉一二以為凡例永康呂親形瘦色黑平生喜酒多飲不困年近半百且有別離怨一日大惡寒發戰且自言渴却不飲予診其脉大而弱惟右關少實略數重取則瀉遂作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不

虛也黃芪一兩以乾葛湯煎與之盡黃芪二兩乾葛一兩大得汗次早安矣又葉先生患滯下後甚逼迫正合承氣證予曰氣口虛形雖實而面黃稍白此必平昔食過飽而胃受傷寧忍一兩日辛苦遂與參朮陳皮芍藥等補藥十餘貼至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氣兩貼而安苟不先補完胃氣之傷而遽行承氣吾恐病安之後寧免瘦憊乎又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憂年近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有一氣塊初起如栗漸如炊餅予脉之兩手皆瀉重取却有試令

按其塊痛甚捫之高半寸遂與千金消石丸至四五次彼忽自言乳頭黑且有汁恐有娠予曰非也瀆脉無孕之理又與三五貼脉之稍覺虛豁予悟曰藥太峻矣令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白朮佐以陳皮至三十貼候脉完再與消石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塊消一暈便令莫服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如椒核數十粒乃塊消一半又來索藥以消餘塊余曉之曰勿性急塊已開矣不可又攻若次月經行當盡消矣次月經行下少黑血塊又消一暈又來所藥余

曰但守禁忌至次月必消盡已而果燃火攻擊之藥有病則病受之病邪輕而藥力重則胃氣受傷夫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也惟與骨肉菜果相宜蓋藥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輩為性亦偏况攻擊之藥乎此婦胃氣自弱好血亦少若塊盡而知藥胃氣之存者幾希矣議論至此醫云乎哉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經曰診脉之道觀人勇怯肌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也凡人之形長不及短大不及小肥

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神及倉薄不及厚而况肥人濕多瘦入火多白者肺氣虛黑者腎氣足色既殊臟腑亦異外證雖同治法迥別所以肥人責脉浮瘦入責脉沈躁入疑脉緩緩入疑脉躁以之不可一槩觀也試陳一二辛以例推東陽陳兄露筋骨體稍長患體虛而勞頭痛甚至有决別之言余察其脉弦而大帶數以人參白朮為君川芎陳皮為佐至五六日未減衆皆訝之以藥之不對也余曰藥力有次第矣更少俟一二宿當自安忽其季來問曰何不

加黃芪予笑不答又經一宿忽自言病頓愈予脉之覺指下稍盛又半日病者言脈上滿不覺飢視其腹紋已隱矣予曰夜來藥中莫加黃芪否曰然止與三貼遂速與二陳湯加厚朴枳殼黃連以瀉其衛三貼而安又浦江義門鄭兄年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病侷邪鬼七八日後召予治脉之兩手洪數而實視其形肥面赤帶白却喜露筋脉本不實疾藥所致此因勞倦成病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貼矣以黃芪附子湯與之飲三後困倦野睡微

汗而解脈亦稍軟繼以黃芩以去濕至十日脈
漸收斂而小又與半月而安夫黃芩補氣藥也
此兩人者一則氣虛一則氣實便有宜不宜存
焉可不審乎

大病不守禁忌論

病而服藥須守禁忌豫真人千金方言之詳矣
但不詳言所以守禁忌之由敢陳其畧以為規
戒夫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人之所賴以為生
者也若謀慮神勞動作形苦者欲無節思想不
遂飲食失宜強舞違法皆能致傷既傷之後須

用調補忙不知悖而乃恣意犯禁舊染之證尚
未消退方生之證與日俱積吾見醫藥將日不
暇給而傷敗之胃氣無復完全之望去死近矣
予族叔形色俱實痰癯又患痢自恃強健能食
絕無忌憚一日石子曰我雖病却健而能食但
苦汗出耳汝急止此汗否子曰痰瘡非汗出不
能愈也可慮者正在健與能食耳此非痢也胃
熱善消脾病不化食積與病勢已甚矣此時節
擇飲食以養胃氣者出入以避風寒候汗透而
安叔曰世客謂無飽死痢我之能食何謂可慮

余曰痾而能食者知胃氣未病也故言不死非謂恣食不節擇者不從所言恣口大嚼遇渴又多啜水果如此者月餘後雖欲求治不可著手矣淹淹又月餘而死內經以驕恣不倫於理為不治之病信哉又周其姓者形色俱實患痢善食而易飢大嚼不擇者五日矣予責之曰病中尚調浦自養豈可滋味腐賊遂教之只用熟蘆藋喫粥且以與調治半月而安

臣病痾病有似邪祟論

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

之若夫血氣之痿客中焦妨礙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虛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吁哉冤矣誰執其咎憲幕之子傳兄年十七八時暑月因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妄言妄見病作邪鬼診其脉两手皆虛弦而帶沈數予曰數為有熱虛弦是大驚又梅酸之漿鬱於中脫補虛清熱蕙去痰滯病乃可安遂與人參白朮陳皮茯苓蓮等濃煎湯入竹瀝薑汁與旬日未效衆皆尤藥之不審余脉之知其虛之未完與痰之未道

也仍與前方入荆瀝又旬日而安外第歲一日
醉飽後亂言妄語妄見詢之孫伊亡兄附體言
生前事甚的乃叔在邊叱之曰非邪食腥與酒
太過痰所為耳灌鹽湯一大碗吐痰一二升汗
因大作困睡一宵而安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
蓮歸乃姑詢其坐次失序遂赧然自愧因成此
病言語失倫其內又多間一句曰奴奴不是所
皆數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與補脾清熱
導痰數日當自安其家不信邀數巫者噴水而
呪之旬餘而死或問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遽

至於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
境鬱熱而呪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
可勝言今乃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
噴以法水是審其體密其膏使汗不得泄也汗
不泄則蒸熱內燔血不得寧則陰消而陽不能
獨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臺祕要有禁呪一科
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治小病
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當用正大之法自有成
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隔上熱痰一呷凉水胃
熱得之豈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內傷而虛與冬

嚴寒符水下咽以冰胃而致害彼鬱熱在上熱邪在表須以汗解率得清冷膚腠固密熱何由解必致內攻陰陽離散血氣乖爭去死為近

面鼻得冷則黑論

諸陽聚於頭則面為陽中之陽鼻居面中央而陽明起於額中一身之血運到面鼻到面鼻陽部皆為至清至精之血矣酒性善行而喜升大熱而有峻急之毒多酒之人酒氣熏蒸面鼻得酒血為極熱熱血得冷為陰氣所搏汗濁凝結滯而不行宜其先為紫而後為黑色也須用醞

化滯血使之得流滋生新血可以變化為乃可愈予為酒製四物湯加炒片茯苓陳皮生甘草酒紅花生薑前調五靈脂未飲之氣弱者加酒黃芪無有不應者

胎自墮論

陽施陰化胎孕乃成血氣虛損不足榮養其胎自墮或勞怒傷情內火便動亦能墮胎推原其本皆因於熱火能銷物造化自然病源乃謂風冷傷於子臟而墮此未得病情者也予見賈氏婦但有孕至三箇月左右必墮診其脉左手大

而無力重取則瀉知其少血也以其幼年不補
中氣使血自榮精正初夏教以燻煎白木湯下
黃芩末一錢服三四十貼遂得保全而生因而
恩之愷於內熟而虛者於理為多曰熱曰虛當
分輕重好生之工幸毋輕視

難產論

世之難產者往往見於醫門安佚之人富貴奉
養之家若貧賤辛苦者無有也方書止有瘦胎
飲一論而其方為湖陽公主作也實非極至之
言何者見有此方其難自若予族妹苦於難產

後遇胎孕則觸而去之余甚憫焉視其形肥而
勤於針指搆思旬日忽自悟曰此正與湖陽公
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
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不運而其
氣愈弱久坐胞胎因母氣不能自運耳當補其
母之氣則兒健而易產今其有孕至五六箇月
遂與大全方位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
男而甚快後遂以此方隨母之形色性稟參以
時令加減與之無不應者因名其方曰大連生
散

難產抱損淋瀝論

常見尿胞因收生者不謹以致破損而得淋瀝
病遂為廢疾一日有徐姓婦壯年得此因思肌
肉破傷在外者且可補完胞雖在腹恐亦可治
遂診其脉虛甚曰難產之由多是氣虛難產之
後血氣尤虛試以峻補因以參朮為君芎歸為
臣桃仁陳皮黃芪為佐而煎以猪羊胞中
湯極飢時飲之但劑率用一兩至一月而安蓋
是氣血驟長其胞自完恐稍遲緩亦難成功

胎婦轉胞病論